



她是浮世里的一粒沙，
落到地上，开成青花。
在感恩中完成蜕变
在守望中承载幸福
一个关于爱，关于家，
关于温暖，
希望和坚强的故事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花/林悟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9.10
ISBN 978-7-5039-3963-1

I. 青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88605号

青花

作 者	林 悟
责任编辑	张勍倩
装帧设计	弘文馆·闫薇薇
出版发行	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网 址	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	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	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 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680×950毫米 1/16
印 张	19
字 数	2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039-3963-1
定 价	2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

佛经云：荼靡是花季最后盛开之花，开到荼靡花事了，便只剩下开在前生的彼岸之花。彼岸花，开一千年，落一千年，花叶永不相见。情不为因果，缘注定生死。

如青花者，不会开到荼靡。

——题记

序 | 我爱我恨

曾经有个小女孩，总是那么活泼可爱。或许因为某件事之后，这个小孩的一颦一笑就在你的记忆中定格了。可能因为她父母搬家，或者因为你背井离乡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际遇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将早已定格的画面再次激活。有这种机会的人无疑是幸运的，因为这意味着久别重逢的喜悦。

我就是这个幸运的人。这个小女孩，就是本书作者袁月。她再次出现在眼前，已经是分别十五年之后了。十五年的记忆，又忠实又狡黠。十五年后，她孩童的影子还清晰可见——娃娃脸，依然小巧玲珑。但十五年，从小女孩到小女人，变化是惊人的。她大学毕业，青春美丽；她成熟稳重，内敛含蓄。

短暂的重逢，不足以平滑十五年的跨越。谜；还是谜。遗憾，还是遗憾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封电子邮件到了我的邮箱，我读到《青花》这篇小说。文字是了解一个人变化和成长最好的方式。从这篇文字，我读出了她年少的努力，她青春的执着，以及她对生她养她的亲人的深情。

每个人都会做各种各样的梦，甚至我们会几年几十年反复做同样的梦。好梦怕醒来，噩梦怕迷住。这些梦总是不断困扰着我们，让我们在现实和梦境中不断挣扎。好梦噩梦都希望有人倾听。其实很多感情，很多人事，何尝不是跟做梦一样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有些情，我们希望彻底忘却；有些人，有些事，

有些情，我们希望永远铭记。或者为了忘却，或者为了铭记，最好的方式是写出来，让文字来负载我们沉重的心灵。

文字是一只只船，让我们的梦依托其上，轻轻地温柔地靠岸。

有的文字，是为自己而写；有的文字，是为所爱的人而写。如果这些文字，能让所爱的人梦境里不再沉重，梦境里充满光亮，能让所爱的人一觉醒来脸上还留有微笑，这种爱就有了智慧和高度。《青花》就是这样的文字。

青花，既是人名，又是地名。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和养育她的那片土地在不知不觉中浑然一体，于是这片土地就有了人一样的血脉和灵性。

我爱我恨，皆因我生于斯长于斯。

赵 婕

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硕士、《启迪》杂志主编



目录

CONTENTS

序

上阙……001

下阙……105

后记……287





青花的降生对于这个终日闹腾的世界来说是平凡而不足道的事情。然而，对于地处四川东北部的偏僻村子门河村的年轻夫妻——胜利和莲桂来说是天大的事。青花的第一声啼哭使他们一下子升格成为年轻的父母。虽然第一个孩子并未如家人所愿是个胖小子，但初为父母的温暖和喜悦，一瞬间便将他们质朴的心灵填满。况且女儿实在太乖，安安静静睡着的样子让二十出头的小两口喜欢得几乎不知所措。

在村口小学教书的胜利在屋里来回转了好几个圈，终于想好了女儿的名字——青花。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时间竟如此柔情万分，希望女儿可以成为如青花般淡雅纯净的女子。

然而一生太长，怎去预料？

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四处贫瘠。莲桂刚出月子便下地干活。胜利是个文化人，干不来农活，家务事和地里的事情一直都全部由莲桂张罗。

青花的婆婆淑珍是个生于清末的小脚女人，家业雄厚，姑娘时代住在与门河村隔了好几座山的李家岭。解放前，淑珍家是李家岭有名的大户人家，起初青花的爷爷是以倒插门的身份来到李家岭的，淑珍父母过世后，家业全部归到淑珍两口子名下，那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在解放后，淑珍被判为了地主，在李家岭成为了广大贫下中农革命的对象。家里的财产被悉数没收，没有任何政治地位，三天两头挨批斗。

淑珍是一个坚强能干的女人，从来不理睬平地里起的这些风波，一心一意维护着自己的家业和婚姻。然而命运弄人，早年生育的几个子女竟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夭折了，尤其第二个儿子，眼看着快要成年娶妻了，却从山坡上摔落

下来，说走就走了。

后来淑珍不顾生命危险高龄生下了胜利。为了离开那个伤心之地，她和丈夫一商量，干脆带着年幼的胜利跟着丈夫回了门河村二社——那是丈夫的王家根脉所在，用手里仅存的一点财产，置了一处房屋，指望可以好好过日子。可命运总是不把玩笑开到底不罢休，不久丈夫又撒手人寰，她便成了门河村的女地主。这个头衔在今后的日子添了不少麻烦。

淑珍带胜利带得小心翼翼，生怕这唯一的苗苗再出什么意外，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承受多少的打击。说也奇怪，胜利在门河村成长得顺顺利利，从小到大连小病小灾都没有。一口气读完小学和初中，刚好又赶上村里的小学招老师，他为人老实，又有文化，于是顺利地当上了小学老师。胜利成为“王老师”后，教书也深得村里人好评，所有学生都喜欢这个年轻帅气的老师。

眼看胜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淑珍心里又悬了一块石头。她托了不少亲朋，相了不少姑娘，仍然没有合适的人选。

这时贤惠善良的莲桂出现在了淑珍的视线里。莲桂的娘家和王家同在一个生产队，往上数几辈还沾点亲戚，淑珍出工时，经常能遇到这个长相清秀的姑娘。莲桂干活很拼命，挣的工分赶得上一个壮劳力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，全村人都对这个地主成分的家庭持有抵触和排挤的态度，只有莲桂觉得这个家里孤儿寡母，当儿子的平日又在学校教书，只剩下年过半百的淑珍跟着生产队一起出工，实在可怜，她便总是和淑珍一起干活，帮扶着淑珍，收工后有时还陪着淑珍回家摆龙门阵。淑珍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善良厚道的姑娘，而她渐渐也看出来，自己的儿子和莲桂之间也有那么一层意思。她心里有了主张，瞅了合适的时机，便去莲桂娘家提亲了。

在淑珍的张罗下，胜利娶了媳妇。这一下，淑珍心里的石头才算是落了地。一生的牵挂，总算可以暂时了了，对死去的丈夫也有交代了。看来这个孩子才是与自己有缘的那一个，而门河村才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归宿。

青花蹒跚学步时，淑珍因病下身瘫痪。这个打击让这个经受住了接二连三

打击的刚强高大的老太太，一下子佝偻了背，苍老得满面风霜。风风火火了一辈子的淑珍，无法忍受终日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生活，整天吵着要起来走动，却力不从心。胜利和莲桂都发了愁，瘫痪的母亲，幼小的女儿，做不完的农活。没有别的选择，大字不识一个的莲桂扛起了一切，接替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这个贤惠善良的农村女人只知道丈夫是教书先生，是文化人，家里的事自然应该由自己承担。

从此，家里家外，莲桂撑起了一片天。出工挣工分，她不比任何一个男人差；在家照顾瘫痪的婆婆，任劳任怨，从不叫苦。这在当时的门河村，一时传为了佳话。

莲桂每天早晨抱着青花在门口目送丈夫离开。蜿蜒的山路，胜利走得百感交集。妻子投在身后的目光，是他绵绵不绝的温暖力量。

也许是淑珍心中的信念起了作用，淑珍的瘫痪竟有所好转，可以拄着拐杖扶着墙壁勉强行走。莲桂便在每天起床后扶着婆婆坐到院子里的藤椅上，再去出工。淑珍经常一坐就是一天，看着媳妇忙前忙后，会深深叹气。偶尔她会要求做一些简单的事情，比如抠苞谷或是筛米。她向来是一个要强的女人，半生坎坷，却从未低头示弱。

青花很是依恋婆婆，总在婆婆的藤椅周围玩耍，从不乱跑。太阳落山时，胜利从学校回来，总会看见青花张着小手飞快地扑到他怀里，母亲坐在藤椅上打瞌睡或抠苞谷，妻子扛着锄头，站在屋后的小山坡擦着汗向他微笑。

青花长大之后很久都不明白父母之间的爱情，一个是知识丰富的教书先生，一个是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写不来的农村女人。其实后来，包括青花的弟弟妹妹、青花的孩子、青花的侄儿侄女们，谁都没有真正明白过。

真正的爱情总是如此平凡，平凡得甚至不需要任何人明白。

青花两岁的时候，这个家庭遭受了一次不幸，胜利和莲桂的第二个孩子——青花的弟弟，出生不久便夭折了。胜利安慰母亲，安慰莲桂，也安慰自

己说，或许这个孩子终究与他们无缘。是的，眼泪擦干，日子还得过。

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掀起一阵莫大的风浪，这场风浪一直卷了十年。地主身份使淑珍挨了批斗，还好淑珍并没有别的“罪状”，儿子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办教师，所以这个家庭也没有遭受太多的磨难。胜利因为是地主后代，在学校也免不了被批斗的命运。

门河村实在是太偏远的一个小山村，离它所属的河子公社都隔了几座大山，外界的轰轰烈烈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宁静，质朴的村民们并不懂得那些政治上的风波，只是像完成任务一样批斗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。青花一家仍然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生活。不过，这样的时代使青花和她的同龄人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，在他们的学生时代，想要学到一些真材实料的知识，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

这期间，青花的弟弟妹妹们陆续出生了，家里变得热闹起来。大妹青荷与青花的岁数隔了五岁，她开始咿呀学语时，青花已经在父亲的学校上一年级了。又过了两年，有了大弟建设。再过两年，小弟建国来到这个家庭。建国要出生时，莲桂正挺着大肚子在地里劳作，感受到剧痛后，她扔下锄头挣扎着回了家。一向沉稳的淑珍看到儿媳妇这个样子也慌了神，没等她拿个主意，也没来得及叫人来帮忙，建国便迫不及待落了地。婆媳俩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直到建国用嘹亮的啼哭声向她们宣布自己的存在时，莲桂才意识到自己又得了一个孩子。

那天，当胜利披着夕阳余晖匆匆回到家时，他的第二个儿子躺在襁褓里大声啼哭着迎接这个后知后觉的父亲。

建设和建国的幼年都是在青花的背上度过的，她背大了建设又背建国。那几年，门河村的老师们都已经熟悉这样的情景：年幼的青花背上缠着背条，背着弟弟，一手轻轻拍打婴儿，一手飞快地做着笔记。偶尔，婴儿的哭声会突然搅乱教室的安静，老师不得不停止讲课。青花便抱歉地放下笔，飞快地跑到山坡上自家的菜地里，找到忙碌劳作的母亲，小心翼翼地解下背条，将弟弟抱给

母亲。等母亲给弟弟喂完奶，弟弟重新睡着，她才又小心翼翼地背上弟弟，飞快地跑回教室。

即使这样，青花每学期也都考第一名。胜利并不善于表达对子女的爱，在青花看来，他是一个太过严苛的父亲。父女俩在学校里偶尔遇见时，青花都会紧张得不知怎么办才好。胜利是学校教师篮球队的主力，每当和别的学校进行比赛时，青花都会和一群学生一起坐在篮球场边的小山坡上，自豪地看着高大帅气的父亲在球场上无人能及，边鼓掌边装作不在意地告诉身边的小伙伴：那个进球最多、长得最帅的老师就是自己的爸爸。她小小的心灵也因此而充斥了满满的得意。

青花十二岁时小学毕业，到离门河村几里地的河子乡去读初中。这一年，她的二妹青梅半岁，大妹青荷和大弟建设都已经在门河村小学念书。

毕业那天，从场镇上来了个扛着大大的相机的男子，全校的老师都集中起来，校长让全班同学在破旧的土屋教室前排好队照毕业照。站在队伍第一排的青花激动得不知所措，用手偷偷梳理着头发，心里暗自埋怨自己早晨走得匆忙没有好好梳头，两条麻花辫明显太过粗糙。

“咔嚓”一声响，黑白的影像伴着黄土屋、泥巴地，镌刻在青花十二岁的单纯记忆里。

照完毕业照，胜利走到女儿面前，拍了拍女儿兴奋得通红的小脸，俯下身轻声说：“快回家把你妈还有建国和青荷全都叫到学校来，咱们拍一张全家福。我已经跟那个叔叔说好了，要快点儿！”听明白父亲的意思后，青花睁大眼睛，使劲儿点头，然后便飞奔回去。这条每天都走的山路啊，为何突然变得漫长而无尽头。青花多想下一秒钟就可以带着妈妈、弟弟、妹妹，把全家人的笑脸留在那个神奇的黑盒子里。

青花先跑到屋后的菜地，看见母亲在锄地。她伸手擦擦母亲满额的汗水，拉着母亲就往家里跑。不擅言辞的莲桂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她知道一向乖巧的大女儿这样着急肯定有原因，便默不作声地跟着青花一起跑。

淑珍坐在屋前打瞌睡，建国满脸脏兮兮地在地坝里玩泥巴，青梅在屋里的小床上东爬西爬。青花拉过建国，从缸里舀了一瓢水洗干净他的脸和手，进屋抱起青梅，招呼母亲和弟弟跟自己去学校。淑珍已经醒过来，着急地问青花发生了什么事。青花捡起她掉在地上的大蒲扇说：“婆婆，爸让我们去学校照相！很快就回来！”

莲桂从来没有去过学校。在她朴素的潜意识里，学校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里面的琅琅书声，是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，也永远不可能懂得的高贵事情。初次来到丈夫每天上班和儿女们每天上课的地方，莲桂拘谨地低着头，跟着青花往前走。顽皮的建国兴奋得大喊大叫，不一会儿就摔了几个跟头，刚洗干净的脸和手又变得脏兮兮的。青花气恼地拉着他，但已经顾不上教训他，因为她远远看见父亲和大弟大妹都已经等在照相师身边了。

父亲抱起青梅，母亲局促地站在父亲身边。两个弟弟站在父母前面。青花和青荷站在父亲的另一边。又是“咔嚓”一声响，一家人的幸福模样定格成永恒。

这张黑白的照片后来被镶在一个旧的镜框里，与之相伴的还有其他一些零零碎碎的旧照片。它带着一家人的笑脸，见证着这个家庭几十年的风雨兼程。

照片上的青花，十二岁孩童纯净的笑容，鲜花般绚烂。

02

在河子公社读初中的生活比小学时候更多了一些辛苦。在青花小小孩童的意识里，其实是非常羡慕那些可以住校的学生的。有一间自己的宿舍，宿舍里有好多同学一起住，这是一种多么新鲜而富有吸引力的生活！可是青花不能当住校生。家里拿不出住校费，而且以当时的标准来看，门河村离公社并不远，步行一个多小时而已。

渐渐地青花便习惯了这样的模式。每天早上五点起床，做好全家人的早

饭，剥好猪草，将它们整整齐齐地堆在墙角，然后从灶灰里扒出刚刚烤熟的热腾腾的红苕，挎上书包，边吃边急急地走出家门。青花越走越快，最后便开始跑起来。清晨的空气干净得如水欲滴，轻轻抚摸着青花的脸颊。打了好多补丁的破旧书包，带着母亲密密麻麻的针脚在青花的身后欢快地甩来甩去。

天色，就开始一点一点地亮了起来。

放学后，青花一口气跑过几里山路，爬到屋后的山坡上，摸出书包里的镰刀，把书包挂到树枝上，开始寻觅最鲜嫩的猪草。在家里，青花是割猪草的好手，连母亲都不如她身手快，也没她眼神好。她总能最准确地找到最好的猪草，镰刀在手上呼呼生风，嗖嗖地快。割上一大堆猪草后，她满意地直起身，朝对面的山坡上“哦喝喝”地大喊几声，弟弟建设或建国便牵着牛儿背着背篓飞快地跑过来。放牛是建设和建国的工作，兄弟俩每天放学后轮流把牛儿牵上坡吃草，等大姐割好猪草呼唤他们时，便牵上牛和大姐会合，装好猪草，姐弟高高兴兴地回家。家里的炊烟正在袅袅升起，青荷坐在灶边呼哧呼哧地拉着风箱，母亲在灶前忙活一家人的晚饭，婆婆站在门边等待孙儿们的归来，同时一二三四地慢慢数着归圈的母鸡。

这时，暮色已经开始一点一点渗入这个宁静的小村庄。

青花的成绩和上小学时一样优秀。她的个头和年纪在班里都是最小的，却有一股子火辣辣的拼劲，是别的小孩无法比的。有些贫农出身的同学嫉妒她成绩好，便嘲笑她，叫她“地主家的孩子”，语气里充满轻视的味道。青花从来不理睬他们，沉默不语，埋头看书。其实依着她的脾气，真想冲上去跟那些同学说个清楚的，但父母一直教育自己，不能和同学起冲突，于是她只有忍耐。

然而，“成分”这个沉甸甸的帽子无处不在，如影随形地跟随着青花成长的历程。

学校里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表格需要填写，这是青花最害怕和最难熬的时候。每一张表格上面，都绝对会有“成分”这一栏，雷打不动。别的同学骄傲